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柳河東集卷四十五

唐 柳宗元 撰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狐偃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舅犯曰不可云云屠岸夷晉大夫也秦穆公使公子縶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為多言無足采者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慄一作怯)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倀倀焉遊諸侯(倀丑良切)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偶然爾(偶一作禍)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

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以為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下哉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使告公子夷吾于梁重耳以舅犯之言不入夷吾以冀芮之言而入是為惠公惠公之惡後篇可見矣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得國而狃女九切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丕死一有禍字丕音丕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里丕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

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

葬恭世子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臭與臭同國人頌之曰

云云 歳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安

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

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人矣若入必

伯諸侯其耿光於民矣恭世子申生也翟公子重耳也翟與狄同耿古迥切與炯

同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而為之未必偃能徵之也況以是（一作臭）故發耶

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鎮者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

禍無後文公殺懷公于高梁殺冀芮而施之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晉惠公五年秦帥師侵晉獲晉侯以歸師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縶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

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質脂利切使子代父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縶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旣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

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於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於天子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莫不一作慕字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周室雖卑猶是王命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耻者耻一作集亦大矣棄至公之道一作至公大同之道而不之求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是役也秦取晉河東之地而置官司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初秦侵晉晉師潰惠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去卜何我之載君遂止于秦秦既歸惠公惠公歸故斬之止獲也

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惠公未至蜹晳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及惠公入蜹晳欲舍之惠公不可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五鹿衛地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乎人國語作民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消人疇枕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懷嬴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晉文公重耳過秦而秦歸之女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惠公夷吾子也質于秦逃歸而立為懷公故曰懷嬴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

曰皆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況夷吾死國

也童昏以守内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啟

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

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是大梁云

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沈之說贅矣大梁大火實沈皆星名

命官

胥籍狐箕欒郤栢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中官內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

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周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氾晉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鉏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

禮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自周襄王至之田自君補以下新附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云云初晉文公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則觀狀是曹非是鄭也而注云鄭僖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是又從而為之辭也此公所以非之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令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為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為之辭不足以盖其誤

救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

外大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而鄭之言若是遠焉何鄭又云于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于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恒固在久若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為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趙宣子言韓獻子獻諸本皆誤作宣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

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趙衰之子宣孟盾也韓獻子韓厥也干行犯其軍列也趙孟即宣子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為死曰雖就為辱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 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麑

舊本於此篇贊可書乎之後有令左氏多爲文辭一節嘗怪其意不相屬以別本考之乃脫祈死長魚蟜二篇而左氏多爲文辭者乃公非長魚蟜後辭也益此二篇然後公六十七篇之文足矣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牀魚切麑音倪鉏麑力士也賊殺也晨往則寢門闢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死

非曰麑之死善矣然而趙宣子爲政之良諫君之直其

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麑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耶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麑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

祈死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自君驕而下新

附范文子范燮也鄢之役晉伐鄭楚救之大夫欲戰文子不欲欒武子不聽遂與戰大勝之此文子自鄢歸懼

難而祈其死也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

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蟜

長魚蟜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云云 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内為宄在外為姦御宄以德御姦以刑令治政而内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

月厲公殺自對曰至不忍侯也新附三郤郤至郤錡郤犨也欒欒書中行中行偃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蟜亂臣也假如殺欒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戮僕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自晉悼至司馬新附揚干悼公弟也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一無貴字一無

公子貴三字而作而貴字非是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柰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止一作正非是當作止止執也

叔魚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楊食我生食音異我音俄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非曰君子之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

其死亡則何恥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耳

逐欒盈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云云陽畢曰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欒盈 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欒盈黶之子書之孫也欒書屬公七年弑厲公即立悼公故陽畢以盈為亂國者之後而去之畢晉大夫也掄擇也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殺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且君將懼禍懲亂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況其肖之無罪乎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

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射鷃

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今君嗣吾先君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忸女六切怩音尼愧顔也乃趣赦之自昔吾先君至殺之新附叔向羊舌肸也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

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諭胡乃反徵先君以耻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己也

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趙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龢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自秦后子至五稔新附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

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

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

自平公至視之自文子曰君其幾何以下新附

非曰和妄人也非診視攻熨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

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所取在榮衛合脈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脈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脈理平以延其年耶

黄熊

晉侯夢黄熊入于寢門子産曰鯀殛于羽山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云云

非曰鯀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熊之説好事

者為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云云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泰奢侈云云宜及于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没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

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謂欒書弑厲公也前之言曰欒書殺厲公以厚其家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欒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曰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中行穆子帥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

也自以城來以下新附鼓白雀別邑

非曰城之畔而歸己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麻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敎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為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名具武公名敖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董安于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令一旦為狂

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

多功多也戰功曰多安于趙簡子家臣狂疾言戰為凶事猶人有狂疾相殺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耻受賞者耻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懟焉則滋不可

懟徒對切杜罪二切

祝融巳下鄭語

史伯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為己姓於昆吾昆吾衛也夏衰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為彭姓封于大彭謂之彭祖豕韋彭姓之别封於豕韋者也商衰二國相繼為商伯〉當周未有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音弭楚姓也史伯周太史也自黎為高

辛至功大矣自虞夏商周以下新附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堯之後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世伯夏商令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于必弊者也今王棄高

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云

云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襃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

王庭云云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

彊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

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申姜姓太子宜臼之舅也

繒姒姓繒慈陵切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于申王幽王也自令王以下新附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

頑嚚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于彼以取其必斃

焉可也而言褻神之流禍是好怪者之為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芰 以下楚語

屈到嗜芰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屈到楚卿屈建到之子芰蔆也一作艾非是自國君以下新附

非曰門内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芰之薦不為從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絶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芰于籩是固不為非禮之言齊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逆也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滞滞久不振生乃不

殖王楚昭王對楚平王之子子期之對也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令其曰昭孝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於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自聘于晉至觀射父

新附

非曰圉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覡之妄者又何以為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 吳語

伍員伏劒而死 伍員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事吳王夫差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夫差將許越成申胥諫之不聽夫差乃大戒師伐齊申胥又諫曰昔天以越授吳而王弗受令伐齊越人恐來襲我不聽遂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既勝乃訊申胥申胥釋劒而對曰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擒也員

請先死遂自殺其後越果滅吳員音云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謀令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孥累於人而又入以即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狠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録其語其謬耶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盡之而反分為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

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耀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余黙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柳河東集卷四十五

謹案卷四十四第二頁後二行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刋本九訛七據國語改

第三頁後一行三川震案此節係幽王事依周語次當在下宣王料民節後檢各本俱訛姑仍之

第三頁後五行川源必塞刋本脱川字據國語增

第四頁後六行蒐於農隙刋本蒐訛搜又耨穫亦於藉刋本穫訛獲據國語改

第五頁前一行害於政而妨于後嗣刋本後嗣訛

嗣乎據國語改

第五頁後八行實臨照周之子孫刋本脫照字據國語增

第十一頁後四行勇文之帥也刋本帥訛師據國語改

第十二頁後二行兩水激有似於闘也刋本脫兩字據國語韋昭注增

第十三頁後五行單穆公曰刋本單訛襄據國語

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文武受命刋本武訛王又居中

正本刋本正本訛本正又拓開國祚刋本開訛

關國訛開據郭雲鵬本及文苑英華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何傷于明刋本明訛名據文苑

英華改

第二十頁後五行吳子使來好聘刋本來好訛好

來據國語改

第二十三頁後一行君之使我刊本之訛子據國語改

第二十三頁後二行猶有令名焉刊本脫令字據國語增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丙之晨刊本晨訛辰據國語改

卷四十五第二頁前六行得國而狃刊本國訛之據國語改

第二頁後八行若入必伯諸侯刋本伯下衍於字據國語删

第五頁前六行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刋本快訛使據國語改

第五頁後三行有此其以戊申乎刋本乎上衍云字據國語删

第七頁後六行王賜公南陽陽樊温原州陘絺鉏攢茅之田刋本脫陘字鉏訛組據國語改

第十頁後五行魔退歎而言曰刋本歎而言訛作
而歎據國語改

第十一頁後五行長魚蟜既殺三郤刋本蟜訛矯
據國語改

第十二頁後四行叔魚生案此節依國語次當在
下節逐欒盈之下此誤移前檢各本皆然姑仍
之

第十四頁前六行乃趣赦之刋本赦訛舍據國語

改

第十八頁後四行以生柔嘉材者也刋本脱材字

據國語增

第十八頁後七行封於豕韋者也刋本脱於字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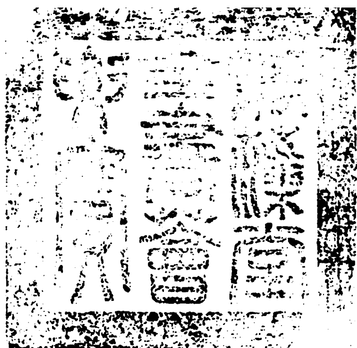
下行彭字據國語韋昭注改删

第二十頁前七行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刋

本脱不字以其訛其以據國語改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刋本

脱越字江字據國語增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上下 補遺 後序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外集卷上

唐 柳宗元 撰

賦文誌八首

披沙揀金賦

求寶之道同乎選才

劉義慶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見鍾嶸文品公外集賦三首皆貞元五年以後舉進士時作

沙之為物兮視汙若浮金之為寶兮恥居下流沉其質

兮五才或闕耀其光兮六府以脩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為儔（滓壯士切）披而擇之斯焉見寶盪浸淫而顧盼指炷熀而探討（炷焚絹切熀戶廣切探音貪）動而愈出幽以即明涅而不緇既堅且好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熠弋入切）久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先迷後得孰謂弃予如遺其隱也則雜昏昏論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其遇也則散弈弈動融融煥美

質兮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弃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將炯爾而見素不索何獲遂貽然而發蒙觀其振拔汙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真質而特殊雖處囊而纖光乍比趙平原君曰賢者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劍拭土而異彩相符雷煥得鄷城劍取南昌西山下土拭之送一劍并土與張華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土報雷煥書無華陰土一斤致煥煥將拭劍轉精明也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說乎豈獨媚旭日以晶熒晶音精熒惠扃切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粲若星

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徳思比而岐豐即詠陸文可作而昭明是選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増光寧謝滿籯之學漢韋賢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汰之愈朗詎慙擲地之才晋孫綽字興公作天台山賦示范榮期期曰此賦擲地必為金聲也客有希採擬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三王迎日禮用夏郊

題見禮記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祡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云易説曰三王之郊一用夏

（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故賦謂寅方卯位以此焉）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肇建俟啓蟄以展儀（左氏凡祀啓蟄而郊）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送烈烈之凝氣導遲遲之陽律猶分可愛之輝（左氏夏日可畏冬日可愛）式佇寅賓之質（書寅賓出日注云寅敬賓導也）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時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相（周禮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事傳小正（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注云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符上春以備儀必脩其始先仲春而有事

故謂之迎時也淑景初延幽陽潛啓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探賾索隱得郊祀之元辰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事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土圭之影猶積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周禮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注云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泰壇既罷玉漏之聲漸長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左為晝變熙熙之純曜流杲杲之晴光璧影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尚疾斜暉未駐於康莊是知迎長日

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交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流金石暉照陶匏異乎天紀不修秦伯尚矜其

泰畤以秦本紀及封禪書考之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至文公作鄜畤宣公作密畤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黄帝下畤祭炎帝獻公作畦畤祀白帝皆未嘗立泰畤至漢武元鼎中始立泰畤祠太一則泰畤乃漢立也賦云泰矜泰時恐誤

日官失職晉侯徒繼乎夏郊左氏昭公七年鄭子産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曰寡君疾今三月矣今夢黄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于以迎

之則無為者委照將入豈三舍之足憑魯陽與韓戰酣日暮援戈揮之日反三舍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風俗通曰成帝問劉向俗說文帝及徵後期不得五日為再中向曰文帝少即位不容再中自然應以繁祉錫之純嘏禮儀允洽于人神正朔克周于戎夏今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戩穀之宜受之千億奉郊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並虞夏而何慙

記里鼓賦 聖人立制智者研精

題見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車又見葛洪所集西京雜記

异哉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禮于時行即行賛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禮記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賈捐之傳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配和鸞以入用並司南而為急若取車制如司南之義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啓玄機以求舊運巧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眛道之

士眷兹木偶應異迷逵之人齊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典聽希聲克正于時巡雖道有環回地分險易固善應而莫實諒知機而有為載考載擊所辨于長亭短亭庚子山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謂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長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觀其妙矣孰測其微細觀其徼矣詎知其啓閉音不衰而得度嚮其鍠而有制鍠音湯詩曰擊鼓其鏜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旋異銅渾之儀亦可敘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涉黄道之日躔周物

之智斯設極深之幾是研鄗縈音之坎坎陋促節之闕
闕妙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擊賛賞典于今兹動惟
其常契同文于古者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紊出
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㧆展聲明不
懋音慜于素可舉而行宜乎騁墨妙呈筆精固敢先三雅
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

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絶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池之内不踰晷雷乎上下雷乎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

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也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有賢操自未嫁固已惡羣戚之亂尨羞與為類獨深居

為翦製縷結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賔友之相與為肺腑者其族頗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邀之遨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為飭厲一有小不善惟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為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為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為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讙鬧

以飲食觀游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
市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
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闚男
子欬者河間驚跣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
不與衆戚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
得無罪吾屬耶向之欬者為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何
耶羣戚聞且退期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
遂入體 州西浮圖兩間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為一

笑衆乃歡俄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間乃
肓入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為秦聲倨坐
觀之有頃壁者出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
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竊
顧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
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
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類呼之食曰
吾不食矣且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

人俱死羣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怦怦恒若危柱之絃夫來輙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悦其心度無不為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既張具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

吏訊驗笞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為服闢門召所與淫者倮逐為荒淫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又為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懵懵以為不足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為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頞皆不欲道也柳先生曰天下

之士為脩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慼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箏郭師墓誌

郭師時之善箏者故以是稱焉誌云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園於是始蓋元和十二年九月

十六日也又云仁人我哀埋勿弃以是日葬也
公時在柳州劉夢得集有與公書云𤼵書得箏
郭師墓誌一篇以為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
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懌學者無能如又云
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絃張柱差枵然貌存中
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在方冊者
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為郭師𤼵耶想足下因
漢書重有慨耳蓋觀郭師之事觀公之文而有
感也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奐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

三絃　阮瑶箏賦曰箏長六尺以應律絃十有二象十二
時柱高三寸象三才唐史音樂志云箏本秦聲也
制與瑟同而絃少按京房造五音准此瑟十三絃此乃
箏也今雅樂清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郭

師所能者蓋十三絃者也其為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邃靡布爪指運掌擘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擘舊作繄骨山沈公謂當作擘音於煥切儀禮曰鉤中指結于擘掌後節中也又音牽音慳擘也牽也屈折愉繹學者無能如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弃去兄弟自髡緇入代清凉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强之宙號知聲音抃蹈以為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黃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

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褻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輙自
為擊節教閽管謹視出入餌仄栢不食穀三年變服遁
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
小舩下岣嶁山求道籙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
南又强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
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岡西
志其詞曰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
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圍於是始心為浮圖形

道士仁人我哀埋勿弃

趙秀才羣墓誌

誌云元和庚寅神永戢又云僕夫返柩當啓蟄元和五年正月也

嬰曰死信孤乃立趙氏在春秋時事晉景公三年司寇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後果生男屠岸賈索之嬰與杵臼謀乃取他人子使杵臼負而匿諸將遂索杵臼殺之程嬰與趙氏真孤俱匿山中至十五年景公疾卜云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於是召趙孤及程嬰復與趙田邑如故

王侯世家天水邑羣字容成系是襲祖古本於祖字下空三字一本無

空仕相及嗟然秀才胡伋伋體貌之恭藝始習娶于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遼遠集元和庚寅神永戢問年二紀葢以十僕夫返柩當啓蟄瀟湘之交瘞原隰稚妻號吽㓜女泣和者悽欷行路悒追初憫天銘兹什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公集有與李睦州書名字皆不得而詳然公誌及其私必與公相厚者元和五年公時與李俱在永州故云卒於湘水之東誌是時作也漢書脊悼惠王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顏師古曰謂與旁通者其云外婦本此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容倡也淑之父曰揔旣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睦州詆狂寃見誣左官為循州録過而慕焉納為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亡其居之逺而名之辱方幸其居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於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治彫殞逝安窮

諧鼓瑟兮湘之滸謂湘靈鼓瑟也嗣靈音兮永終吉

柳河東外集卷上

柳河東外集卷下

唐 柳宗元 撰

表啓十八首

為文武百官請復尊號六首

公正集中有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又有為耆老請復尊號表二皆在貞元十九年間蓋為德宗復聖神文武之號作也其事已詳於正集之注今又有表六蓋在正集之表前作其上三表在貞元四年第一表云謂掩全功五年于兹蓋自興元元年甲子德宗去聖神文武號至貞

元四年戊辰為五年也後三表在貞元五年其第四表云去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即上前三表之明年為五年矣公時年十七初舉進士云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晴然不耀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羣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于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隲之功莫

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其後雖逢阸運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掃清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巳之義明愛人之仁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于玆若墜冰谷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人用咸和俗惟丕變陳師鞠旅無犯塞之虞晝界封疆無専地之患四海寧一萬類蕃滋薄刑濫不寃之聲通賦蒙勿妝之恵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允荅豈宜固為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顧

復如舊況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恩恥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羣情誠天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悃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音未遂懇誠拳拳顒顒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為上儀以至于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

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浹即協切軼徒結切而乃久為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為不私與已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既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矅而誣質而不華則朴畧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照明配天

地之廣大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規模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廷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既無以光昭衆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恥於今獲罪於後實為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下俯迴宸睠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懃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鑒未廻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祝融續三皇人為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或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謠謳烏侯切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為請累表陳誠

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已念周宣
之側身去徽號而不稱垂炯戒而自儆炯古迥切應天以德
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
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
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
化流行方内歡康天下寧一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
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
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

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太學諸生黄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為大謬伏以常久之徳貞夫一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并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玄默道之妙

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却戎狄翦暴逆遏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屏營悃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請復上尊號悃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覩文明繼跡聖後亦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為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

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光膺聖神文武之號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為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為懼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於羣臣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瘁而畢力弼成神造

康濟艱難冦逆掃除暴彊擾順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為來庭之賔兵戎不興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愆必惟思而内省皇情徽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榖熟而財用足休祥數見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荅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悦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懐不足以要天地祖宗雖有

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燧人神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追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為辭讓以守謙冲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悦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辨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為炯誡（炯古迥切一作鑑）以示敬恭誠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

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竊所
不取輒敢徵之國典酌於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
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
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冒萬死請上尊
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迴慮俯徇羣
情然後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鑑
至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詣闕固請
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傾等言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伏奉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氷炭交集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爲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略禮不如文明而化光況

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直為一王之法固以遏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為弘遠陛下嗣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為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陷於專所誠者滿

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偽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或從扞牧圉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効也羣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不用獄訟以衰

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
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
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為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
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列而春秋之義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典以違陛下之
詔謹昧冒萬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不勝惶懼懇迫之
至

第六表

臣頎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加辭讓愈固臣等感謙冲於盛德而私有舊典隳廢之憂懼煩瀆於聖聽而内懷徼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事貴舉其中名惡浮於實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為恭況於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德愽化光辭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略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亦自有制度諸葛孔明

誠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以為執小讓之賢不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姿合至神之化有（一無有字）戡禍亂制邊鄙之武脩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以來俗化斯厚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桎梏不用可謂人皆遷善

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寤也況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即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徒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興復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内之臣庶跋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國恥亦欲攄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為歉儻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群臣不能匡（一作莊）輔之罪亦當未除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

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上下之情必深反側
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
臣等懷此數者悢悢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
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修無
忝之言顧屈已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徇羣心因來月
謁太清宫太廟郊祀上帝遂以告祠實臣等之至誠實
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
請以聞

及大會議戸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

道字故其文如後表

與下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表次前表皆在貞元五年作據宏本傳竇叅當國兼度支使進宏尚書副叅叅當國在貞元五年八年貶又洄本傳云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蓋洄前五年已為祭酒表在六年作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筭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

逆邉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

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

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

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

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帝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

故又改其文如後表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

備之請纔僁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滂霈斯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麞凝彩而雪暉蒼烏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

李懷光德宗建中初為朔方節度使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并力進討

為賊所敗會朱泚反德宗狩奉天被圍急懷光率所部奔命遂敗賊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後誦言天下亂皆由宰相度支京兆尹等或以告盧杞杞聞之不得朝頗恚恨去屯咸陽遂陰連朱泚謀反貞元元年為其部將牛名俊斬首以獻公之表當是時作也然公時年十三其為崔中丞者不詳其人矣文又闕不全云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逆賊李懷光與臺末人奚奴遺醜備聞兇險之行頗有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符節盡委朔方之地猶分禁衛之兵不感殊私乃懷異望聞者饋貢不入王師問罪尋令舉軍赴敵而乃終歲

無功洎駕幸近郊勅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因解奉天之圍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列為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寇滑汭頓軍咸陽闕

為裴令公舉裴冕表

裴冕明皇時為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時明皇狩蜀冕自河西還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請太子宜正位號及肅宗即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舉劉烜為判官坐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傳云大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昔佐先帝驅馳靈武有社稷勲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罔海内寃之與此表合然此表當為郭令公作其為裴令公

非也又傳云時元載秉政晁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踰月卒據元載之誅在大歷十二年而柳生於大歷八年是時方五歲而此表又當在載未誅之前時公未生或謂公集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恐此表乃其先人之作然亦不可得而考此決非公之文也明矣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吳任宰嚭而伍胥誅夷

吳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嘗以報越為志二年悉精兵以伐越之夫椒越王勾踐使大夫種因太宰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不聽遂自殺吳王以鴟鴺盛其尸投之於江

楚任靳尚而屈平放逐

屈原名平事楚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共毀譖之王

乃踈原原既放逐遂投汨羅江而死遠惟前事孰不痛心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道高德厚匪躬無怠有蹇諤之風道佐先帝驅馳靈武贊雲雷之業成社稷之勲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構投荒謫裔天下稱寃空懷醧正之悲莫雪增嫌之恥令姦邪屏退聖政大明百度惟貞四門以穆寰海之内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聞至化顧特令追冕列在天朝俾之端揆庶寮平章百姓處詢謀之任當燮理之權必能協和萬邦致君堯舜臣位兼將相職忝

股肱思進賢傑共熙帝載臣無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

中丞武元衡也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公時為監察御史乃其屬也正集有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此當次其後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臨時珍俯及捧戴驚忭以喜以惶中謝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首出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霑於草木靈味成自遐方照臨而甲坼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

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莊子曰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忭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裴中丞行立也公正集中有為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事詳見注此表當次之元和十四年作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某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中謝臣聞負恩干紀者鬼得而誅莊子不為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左氏

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予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

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覩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李師道即淄青之地有州十二傳五世誘臨淄三七之兵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禹貢海岱爲青州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也又云海岱及淮爲徐州東至海

北至岱南至淮也以其淮海之所在故曰朝宗封祀之山隅成異域謂東封泰山也在兗州累聖垂德曾未悛心餘孽滔天果聞折首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封封禪書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後漢志曰云云亭亭皆泰山下小山也風俗通云封泰山封廣二丈高九尺下有玉牒書逴海無虞見石砮之已至國語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砮矢鏃也以石為之砮音奴此皆陛下神籌一作算獨得廟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

方隅愧無横草之功漢終軍當發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横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卧故曰横草也坐見覆盂之泰東方朔容難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如覆盂抃蹈歡慶倍萬恒情

賀赦表

表云況乃順時布政乗春導和此謂元和改元赦也又云謬當任用職在藩維此必代桂廣帥臣作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維新戴天履土罔不欣抃中謝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

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曜羣品資始萬方文明伏惟
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
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
恩覃溪洞事冠千古況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敷作解
之澤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縶
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移敘貶黜覆載之
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襃寵勲賢激勸之方也縻
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勲

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歿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項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覩盛禮感悦歡抃倍萬恒情

賀皇太子箋

憲宗元和十四年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公時在柳州故云忝守遐方獲聞盛禮皇太子乃元和七年所立遂王宥者公是年十月卒于柳云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

道皇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尊賛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四歌賛德其二曰月重輪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瀾山海經云無皐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注曰即少海也昔天子比大海太子為少海宗元忝守遐方獲聞盛禮踴躍之至倍萬恒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

裴桂州即前中丞公行立也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在元和十三四年間時淮西已平公前有為賀淮西平赦表此豈赦後有所封贈故公以啓賀之歟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雨露數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於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天下人子羡慕無階某特承恩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衡淮南次公也以檢校工部尚書為淮南節度使在元和十二年淮蔡平後傳云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之遊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而公此文在柳州作則衡時尚鼓琴也史傳之載過乎實矣

疊石琴薦一（出當州龍壁灘下）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旦之至德蘊牙曠之玄蹤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藝深攫醳將成玉燭之調（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攫厥縛切醳音液醇酒也攫醳一本作櫂澤）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願

以頑璞上奉嶶音增響亮於五弦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敢効彌堅之用

答鄭員外賀啓

與以下啓皆在元和十四年淄青平後作

李師道三代受恩四兇負德聖朝含育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寛弘更縱犲狼之扞蠹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答諸州賀啓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更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忭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剥落柳為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為讎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奥不易刋削年大來試為紬繹兩閱

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為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為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

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孯當作孯琊當作玡鮀勛當作鮀信改規當作叚規疥瘧宜為痎瘧很倖宜為狠悻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𢍰時猶未死荅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雠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贏又釐革京

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省試慶雲圖詩揔六百七十四篇鋟木流行購逸拾遺猶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記

柳河東外集卷下

柳河東外集
卷下

柳河東外集補遺

唐 柳宗元 撰

墓誌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墓後誌

凌君諱準元和元年與公同貶員外司馬凌得連州至三年卒公正集中嘗為凌君權厝誌即此也至是元和四年立太子寧肆赦乃得返葬而公為後誌以志其時云此誌當附權厝誌後今詁訓蓋用骨山沈公所定劉連州四十五卷本故又從其說以諸本所餘作外集此誌與下

四誌皆沈本未有者用別錄于此

某年月日立太子赦下嘗有非其罪柩得返葬凌氏孤夷仲求仲自連桂陽舉其先人之柩龜筮吉利某年月歸于杭之新城祔于其墓刻前志志其行益以後志志甘時立碣于墳東南隅申志于外噫亦勤矣以其先人之行宜克大于後以其孫之志宜克承于初艱其躬以延于無窮承而大宜哉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 并序

誌云系自周魯後得柳姓七代祖虬後魏中書令封美陽公蓋柳氏自魯士師展禽食采柳下得姓至後魏有諱僧習者為方輿公有五子曰鷟曰慶曰虬曰檜曰鷟公裔出於慶而萬年公出於虬此系所自别也史表載虬後周中書侍郎美陽孝公與誌稍戾豈史誤耶萬年公貞元十二年卒是年葬誌是時作

惟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三月日前萬年縣丞柳君終于長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長子弘禮承家當位次曰傳禮幼曰好禮奉夫人洎中父之命考時定制動合古道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粤五月十九日甲子克開

長安縣高陽原祔于先塋禮也先時撰辰酌禮稱義備物外姻畢至宗人來會從弟宗元受族屬之教泣涕濡翰書辭紀行曰君諱元方字某解人也系自周魯後得柳姓七代祖虬後魏中書令封美陽公四葉至皇考惇

皇朝散太夫資陽令祖延州司馬考頤宣州寧國丞濟德克紹厥類藏聰晦明粹為淑和少孤季父建撫字訓道通左氏春秋貫歷代史指畫羅列接在視聽嗜為文章辭富理精以門廕出身調補宣州溧水尉綱簿貢賦

入于天府特授同州馮翊尉攺京兆府雲陽主簿轉長安主簿遷萬年丞端靖守貞處劇不撓秩滿居養素食貧常好笁乾之道自振塵昏之外（振音展極也　外一作表）泊如也既而嬰被沈疾不克永壽姻戚動懷朋友道傷僉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君前娶河南獨孤氏左司郎中緬之女無子早世繼室以裴夫人諫議大夫虬之女陰教內則著於閨闈有女三人焉嗚呼銘誌之來古矣是不可闕遂刊勒玄石措于陰堂銘曰

振振吾宗德之宅耶惟君之德至其蹟耶德而不壽命既厄耶松栢蒼耶不朽石耶

處士段弘古墓誌

御史中丞崔公能也時為永州刺史公元和九年尚佐永州故薦弘古於崔迫其死崔猶為經紀其喪可謂賢矣公正集有祭弘古文當其喪過永州時作誌亦作於是時也隴西李景儉東平呂温化光中山劉禹錫夢得暨公及崔永州皆弘古所與游者可以知其人矣呂化光集亦有與段秀才詩即弘古也

段處士弘古讀縱横書剛峭少合尤濩落不事産人或

交之度非義輙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禄嘗以法家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死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畫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隴西李景儉東平吕温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懽留門下或一歲或半歲夜與言不知日出温卒景儉逐前右拾遺張宿一作道與然諾南見中山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徵其去徵與邀通遮也又

南抵好義容州扶風竇羣途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為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為埋道邊耳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為出涕命特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為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黄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後八月十六日後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章皆未冠銘曰

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通者不以不懲其躓卒以亢死觀游非類有賤非鄙何以葬之黄山南趾

潞州兵曹柳君墓誌

誌云貞元二十一年七月葬誌是時作

柳氏子某為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于外貞元二十一年始葬于虢之閺鄉窆墨遇食乃貽書其族尚書禮部員外郎宗元使為其誌且曰吾之先自魏已來為宰相者累世我高祖諱萬齒為伊闕令襲其先河間郡公曽

祖諱某浙州刺史咸有懿德洎于兵曹府君諱某勤身惠志好義能讓而同故交者固直而敬故親者睦凡舉明經者四皆獲美仕初為陸渾主簿次吳縣尉次上黨丞次潞州兵曹參軍其勾稽擿發毗贊關決無不勝職加朝散大夫某年月日終于官次殯于州若干里會世多難家又貧窶故不及夫事嗚呼我曾祖王父葬于潁陽我伯祖叔祖洎伯父皆葬閿鄉皇天原望壽里潁陽北臨間其地陰狹岸又數壞大懼不克久安神居是以

從他兆于兹卜用七月六日甲子將以具于玄堂之下
故有望乎爾也於是刪其書為文置于郵中俾移於
石上

永州司功祭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

年月誌皆不載據題云永州公在永時作

毛氏夫人父曰儀禹豐州别駕祖弘義濟州户曹夫人
歸譚氏曰損為鄧州司倉祭軍損父昌為常州録事祭
軍祖曰元愛為左羽林大將軍弘農男惟譚洎毛氏於

周咸為諸侯譚入于莒毛及魏為后族千歲復合夫人
生丈夫子曰隨隨謹愿好禮始克於裴柳為姻隨娶裴
氏令中書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嫁柳氏曰從肇曰
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敎聞夫人之德且曰隨之所
以能立洎吾嫂之所以令皆夫人之訓則宜有以文其
聲詩刻而措諸墓夫人諱某壽若干某年月日終某月
日祔于此志曰
周之列國譚子毛伯合是二姓從其匹敵夫人有訓乃

策厥族惟時善良不享豐福懿厥子姓追號憲德內言不出孰表貞節願垂休銘永誌幽谷

世所傳昌黎文公文雖經名儒手余昔嘗校以家集其外誤尚多有之用為之訓詁柳柳州文胥山沈公謂其參考乎證是正漫乙若無遺者余紬繹既久稽之史籍蓋亦有所未盡南嶽律和尚碑以廣德先乾元御史周君碣以開元為天寶則時日差矣竇羣除左拾遺而表賀為右拾遺連山復乳穴而記題為零

陵郡則名稱差矣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盖未生賀冊尊號表時已刺柳而云禮部作其他舛誤類是不一用各疏其說於篇視文公集益詳諸本所餘復編為一卷附於外集之末如胥山之識云淳熙丁酉秋八月中澣臨邛韓醇記

柳河東外集補遺

柳河東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專雄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

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别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蹟盖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

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劘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校其舊録為别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享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九月河南穆脩伯長後序

柳河東外集後序

謹案卷上第一頁前六行劉義慶世說刊本義慶訛慶義據隋唐經籍藝文志改又往往見寶刊本訛作往見至寶又見鍾嶸文品刊本嶸訛峥並據郭雲鵬本改

第二頁後八行郊之祭也刊本祭訛至據禮記郊特牲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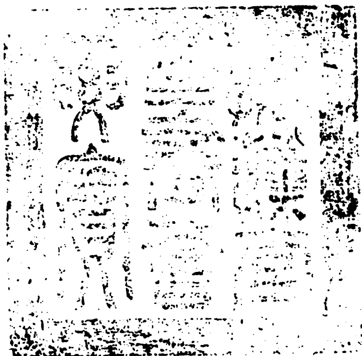
第六頁前一行極深之幾是研刊本幾訛機據易繫辭改

第六頁後一行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刊本
二無字俱誤吾據郭雲鵬本改
第六頁後七行臣扠是龍于尺池之内刊本池訛
地據校宋本改
第十頁後二行學者無能如刊本如訛知據劉禹
錫集改
卷下第五頁前四行宗室支屬刊本支訛友據别
本改

第五頁後三行遏兵以整刋本以訛之據校宋本改

第十頁前五行以違陛下之詔刋本脫違字據校宋本增

第十九頁後四行其二曰月重輪刋本二曰訛曰日據古今注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